

特 116

183

唐宋八家文鈔

全



始



特116

183

唐宋八家文鈔

全

興

丙

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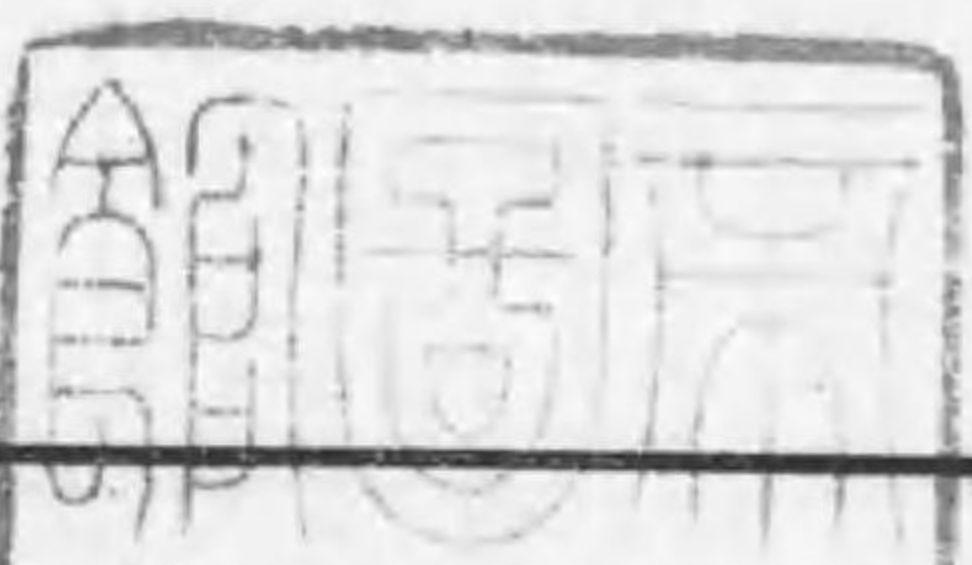
興文社編輯所編

唐宋八家文鈔 全

東京

株式會社 興文社

特116
183



凡例

一此編為中學漢文課本故文之競事之核義之高者而始采
之浮華淫靡者不敢泛入
一唐宋八家之目蓋昉於明初朱右然其所編八先生文集今
不傳後茅鹿門有唐宋八大家文鈔之選集中挿評語為初
學之門徑清儲同人病其疎漏因增益之且加以李孫二家
曰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沈歸愚嘗泛覽兩氏選本并八家全
文刪定為三十卷鈎畫點讀以分眉目俾初學視為入門軌
涂志發輒云視之茅儲兩選本茅固為舉業而設其圈點批
抹多不得要領儲選亦失於浩博而沈書尤簡其評語亦多
精當一二百年以來茅儲兩選殆廢而沈書尚行於世固亦
有由矣



凡例

一唐韓昌黎出於六朝文運積衰之後深造孟子陶鎔司馬子長卓蹕軒昂光燄萬丈而同時柳柳州雄深雅健力能與昌黎相頡頏貞元元和之文粹然復古者蓋二家之功也號爲文字中興矣其後二百年而宋歐陽廬陵出力追昌黎上窺孟子渾灑閎肆洵爲一代稱首蘇東坡繼之而崛起縱橫排闔莫以尙八家之中此四家之爲尤大矣其他蘇老泉之文俊邁矯如龍蛇蘇欒城淳濬淵涵曾南豐深湛經術王臨川幽以遐峭以刻皆卓然名家矣要之唐文詞氣並勝宋文氣勝於詞

一沈氏八家文讀本雖自稱從簡其所收文章凡三百七十有餘篇不爲少而此抄本不過僅取其五十有餘篇莫失之於太簡乎然今日學校問學多岐漢文亦只備於其一科而已故課本亦不得不然也但希學生就此太簡者熟讀深思而

後或覽沈氏原本更有曠然於心目之間者

一沈氏每篇施評點附段落文中事有關係者考諸史傳雜誌或錄爲總評或列於旁批今此抄本總評或不留旁評一概從芟去只段落評點一仍沈氏之舊

目次

韓愈退之

原道

雜說四

爭臣論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柳子厚墓誌銘

鱷魚文

柳宗元子厚

捕蛇者說

愚溪詩序

鈞潭記

伯夷頌

論佛骨表

張中丞傳後序

送孟東野序

祭十二郎文

送薛存義之任序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鈞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小石城山記

段太尉逸事狀

梓人傳

歐陽修永叔

蘇氏文集序

上范司諫書

吉州學記

梅聖俞詩集序

王彥章畫像記

豐樂亭記

伶官傳叙論

瀧岡阡表

蘇洵明允

上歐陽內翰書

上田樞密書

高帝論

管仲論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蘇軾子瞻

伊尹論

論范增

留侯論

上梅直講書

日喻

蘇轍子由

爲兄軾下獄上書

商論

黃州快哉亭記

上樞密韓太尉書

曾鞏子固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書魏鄭公傳

王安石介甫

原過

祭歐陽文忠公文

傷仲永

唐宋八家文鈔

韓愈退之著

興文社編輯所編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亦。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

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揚，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

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也。帝之於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

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

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

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

過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爭臣論

陽城字亢宗
第進士後隱
中條山柳谷

大臣李泌

蠱上九象曰
志可則也
蹇六二象曰
終无尤也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

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

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

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

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

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

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

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名造，字簡與，大雅五世孫。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

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

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孟東野序

時郊爲江南溧陽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攷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

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

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僞

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

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詔詔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

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祭十二郎文

公兄會無子，以弟介之子老成，為後即十二郎也。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

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

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

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尙饗。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生既有天下，烈山澤，罔繩搨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

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爲。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他。他。覘。覘。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選。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柳宗元子厚著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擊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

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岳。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於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滸。飲

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

滴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鏘鳴

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漉漉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

然注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潭記

鈞潭。鑿衣器。潭以形似得名。

鈞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典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歛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

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

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潏潏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遺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

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

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段太尉逸事狀

名秀實字成公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

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

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來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

自恨死，猶抱恨欲死，後朱泚亂時，諶尚在。

蔡古部字

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亦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尙不媿，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更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滌間，過眞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

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尙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梓人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鑿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

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圓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

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

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歐陽修永叔著

上范司諫書

明道二年以范仲淹為給事中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辨可否者宰

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

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

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

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

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

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出。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

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璧。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

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

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

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

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

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

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

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

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實封一千二百戶
修表。

伶官傳叙論

五代史伶官之變幸者周匝善俳者敬新磨其敗政亂國者郭從謙景進史彥瓊莊宗寵幸之後為郭門高所弑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

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蘇洵明允著

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

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持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

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譏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

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

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田樞密書名況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

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

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啓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

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畊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

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高帝 躍書之一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

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

天也。彼其尙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

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

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鮑，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名揚休，善爲詩。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數十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

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慮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蘇軾子瞻著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累潔廉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

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夫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庭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旣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

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豈而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論范增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

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畔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知。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誠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知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

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

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

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如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爽，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

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

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

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轍子由著

爲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

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抗拒。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

振於衰微。然其至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順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

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也。哉。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

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曾鞏子固著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廬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

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

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尙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

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

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稟者非歟？曰：焚稟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稟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稟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稟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之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

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王安石介甫著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

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入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連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

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歔，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

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唐宋八家文鈔終

大正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印
大正十四年四月廿三日發

行 刷

唐宋八家文鈔

定價金貳拾七錢

大正十四年度
臨時定價 金五十錢

著作
所有

編輯者
印刷者兼

印刷所

興文社編輯所
東京市日本橋區馬喰町二丁目一番地
 株式會社
 代表者 鹿島長次郎

興文社工場
東京市日本橋區馬喰町二丁目一番地

發行所

東京市日本橋區馬喰町二丁目一番地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一八四四番

株式會社 興文社

284

356

終

